

11.365

9

民明慘案

時論選集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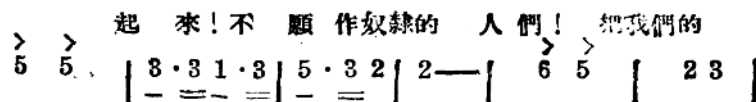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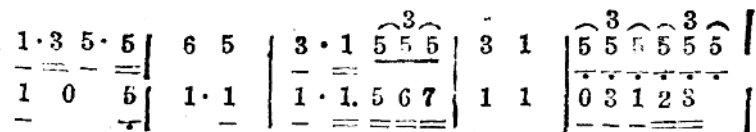
遼東建國書社出版

C調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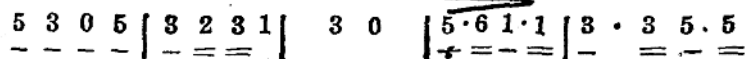
民主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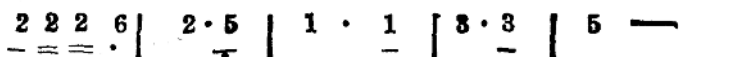
聶耳 原曲
陶行知 填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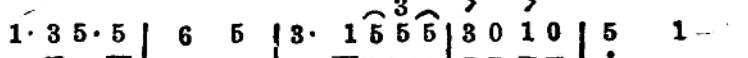
生命，爭取我們新的自由，民主團結，



最大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要作中國的主人，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延安廣播電台廣播)

目 錄

- 一、昆明慘案簡單經過
 - 二、昆明慘案
 - 三、大後方民主人士抨擊國民黨內戰
 - 四、紀念「一二九」在重慶
 - 五、成都紀念「一二九」
 - 六、我決不退下
 - 七、千百萬人民將作你們的後盾
 - 八、人民不再是睡着的
 - 九、爲「一二一」慘案作
 - 十、聞昆明學生反內戰流血有感
 - 十一、從昆明學生虐殺想起
 - 十二、我們反對這個
 - 十三、昆明市大中學生爲反對內戰告全國同胞書
 - 十四、對國民黨當局製造昆明慘案上海文化界憤慨要求嚴懲元首和主使者
- 解放日報社論
- 重慶通訊
- 成都通訊
- 重慶通訊
- 重慶通訊
- 昆明學生街頭宣傳隊寫
- 茅盾
- 陶行知
- 鄭植
- 何然

昆明慘案簡單經過

一、反對內戰

反對內戰，是重慶復旦大學一千多位教授同學紀念孫中山八十誕辰（十一月十二日）晚會的一致呼聲。晚會討論的主題，是孫中山的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

老舍先生在不息的掌聲中發言。他沉痛的說道國民黨統治區文化工作者在八年中所遭遇的苦況。「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不屬於任何黨和派，我沒有當漢奸。我八年來的言論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爲了抗戰。而我後面却一直跟着一個黑影。」對於內戰，他說：「打仗死的不是黨委員，也不是大官員，而是我們老百姓！而是你和我！我們爲什麼不阻止呢？所以我們應當拿出力量來制止內戰。他肯定的指出：救中國唯一的道路是和平，而大聲呼籲着要大家聯合起來、用口、用筆、用一切可能用的方法，來制止內戰。

陳望道先生，他對當政者有個希望，是不必只作漂亮文章，而不去實行，「既然說政治解決，就得認真的走政治解決的路。」

生物學家張吉聞先生，劈頭一斬釘截鐵的說道：「我當然反對內戰。」他說科學家是和政治分不開的，他要全國科學家一致聯合起來，不爲內戰者所用、用集體的力量來制止內戰。

馬宗融教授認為：中國人只有通過爲和平而奮鬥的道路，才能救中國。墨子懂、林代校長、對於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問題，也有所發言。會場情緒，極爲熱烈而緊張。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重慶訊）

二、昆明六千學生罷課舉行反內戰示威

國民黨當局不許學生起來反對內戰。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大中學生舉行羣衆大會遊行示威，昆明國民黨守軍即以手榴彈、步槍及機關槍到處阻礙包圍。向大會場投擲手榴彈及開槍威脅。到會六千學生、義憤填膺，乃一致通過聯合罷課。國民黨當局、一方面用武力鎮壓、同時又唆使其少數特別學生、組織所謂「反罷課委員會」、內外夾攻、以破壞學生反對內戰運動、強迫各校學生復課。當爲大多數學生反對時、特務竟在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投手榴彈兩枚、該院學生五人受重傷、八人受輕傷。事後、國民黨當局爲推卸責任、偽稱系所謂「陰謀份子」投彈、「強迫學生罷課」所致云。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昆明訊）

三、國民黨不許反對內戰屠殺罷課學生

所謂「陰謀份子投擲手榴彈、強迫學生罷課」事件、現已真相大明。據中央社昆明二日電、一日第一師官總隊學員三十餘人、湧入師範學院毆打學生時、突有失業軍人陳云增乘隙闖之際向該院投擲手榴彈、遂有十三人受傷、內重傷者四人、送往大醫院診治後、不治逝

世、其他輕傷學生均在醫院治療中。又聯大校舍及學院、也同時發生投擲手榴彈事件、但未傷人。據此可知、此次國民黨當局唆使特務份子武力鎮壓昆明學生、反對內戰罷課、釀成慘案之真相。中央社一日所謂陰謀份子投擲手榴彈云云、現在已證明所謂「陰謀份子」就是唆使軍官毆打學生的反動國民黨當局自己、政府以「鎮壓學生愛國運動、一次死傷至十三人之多、在歷史亦屬罕見、僅北洋、閥段祺瑞時代之三一八慘案可與比擬。高唱實行憲政、「選政於民」的國民黨當局、其學生愛國反內戰運動之高壓、較之北洋軍閥更為陰險殘酷。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中央社一日昆明電)

四、昆明二百餘教授教員一致

反對國民黨屠殺學生

國民黨當局慘殺昆明學生事件已擴大。據合衆社重慶五日電：昆明學生與教授認為衛戍總司令部調動武器主與兇手、並對此事件表示極端憤怒。二百餘大中學教授、講師、教員罷教、抗議國民黨當局屠殺學生罪行。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

昆明慘案

解放日報社論

本月一日、在昆明發生了全國二十年來未有的大慘案。昆明學生爲了表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於上月五日舉行大會、決定罷課。本月一日、國民黨派大批特務到各校、迫復課、在師範學院、聯合大學、學院、並投擲手彈、學生四人重傷逝世、十三人受傷。昆明大學教授及中學教員二百餘人、爲抗議國民黨當局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宣佈罷教。各階層人民已經動了公憤了。

在昆明慘死和受傷的學生、他們是手無寸鐵的、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這種和平是國民黨當局早已開過無數次支票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都是和平的手段。但是只要真正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國民黨當局就經過其宣傳機關中央社、把他們叫做「陰謀份子」、叫做「共產黨」、就以「留贖做答覆、就以武裝屠殺做答覆。屠殺還不算、中央社還說這屠殺內兒是所謂「陰謀份子」。這到「洋衣褲穿、中央社才不得承認這些人是「第二軍官」。

昆明大學教員、昆明學生、昆明市民、昆明政府、昆明警察、這都是慘案的主要負責人、可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一手掩蓋天下人的耳目是不可能的。

昆明慘案是當前全國政局的一個縮影。在昆明國民黨當局把要求和平的學生加以無情屠殺

、在全國國民黨當局發出「剿共」密令、調了二百萬大軍進攻解放區軍民、其原因也只因為解放區軍民要求和平。國民黨宣傳機關污蔑昆明要求和平的學生為「陰謀份子」、國民黨宣傳機關又以「匪軍」「匪徒」「破壞交通」「背叛國家」等來污蔑解放區軍民。其正像昆明慘案中所表明的一樣。國民黨宣傳機關所加諸別人的徽號與罪狀、用來加諸國民黨當局自己就恰恰合適。國民黨當局在昆明屠殺了昆明學生、却說兇手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別的什麼「陰謀份子」。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也正在做同樣的勾當、似乎他的所以不得不「剿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八路軍、捉了老百姓、放在軍隊前面、向「國軍」「打衝鋒。」因為八路軍中有日本砲手等等。但是事實總是事實、屠殺昆明學生「陰謀份子」正是國民黨當局自己。從人民手中篡奪政權並企圖保持一黨獨裁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捉了老頭子剃去鬍子充當壯丁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勾結敵偽、屠殺中國同胞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貪污腐化、弄得天怒人怨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依仗外力欺壓人民的、更是國民黨當局自己。

昆明慘案說明了誰要和平，誰在國民黨當局眼中，就是敵人，這種敵人那怕手無寸鐵也要加以恫嚇，最後就置之死地。

昆明慘案說明了國民黨當局所允許給人民的「民主」，並無絲毫真正民主成份，而是手榴彈的爆炸。民黨統治下的「自由」只是劍子手屠殺人民的自由。

昆明慘案也說明了國民黨當局的所謂、「統一」是什麼東西。昆明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依仗外力以陰謀暴動手段驅逐異己之移才「統一」起來的。當龍雲在雲南執政的時候、雲南

政、雖然還有缺點，但總還沒有發生過屠殺人民的慘案，而且人民還有若干民主權利，國民黨當局把「南一統」起來不過一個月，人民的血肉就在炸彈爆炸中飛起。昆明慘案在全國說來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以來，將近二十年中間所沒有發生過的大慘案。這種公開屠殺的手段，只有北洋軍閥一類的反動派才用。國民黨當局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屠殺了四五十萬進步青年，現在國民黨的特務還在繼續着天天殺人，集中營的黑幕是不能告人的。胡世合慘案一類的事情天天發生着，對解放區軍民的屠殺更是天天大規模實行着。但國民黨當局一直瞞着人民，一直裝扮着似乎自己比北洋軍閥要「文明」一些。現在請大家看看，再請大家看看，如果國民黨當局照他自己的意志把全國也「統一」起來之後、國家會弄成什麼樣子，毫無疑問不會有其他樣子的，會有的只是比北洋軍閥更陰險、更殘暴、更惡毒、更厲害、更精緻的法西斯帝國獨裁。人民休想有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的保障。我們對於昆明的學生與教授表示我們極其真誠的同情。昆明學生與教授的命運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命運。我們將援在苦難中的昆明學生與教授，因為他們的奮鬥就是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鬭爭、是這個鬭爭的一個部份。

大後方民主人士抨擊國民黨內戰罪行

大後方國民黨統治區民主人士、紛紛著文抨擊國民黨發動內戰罪行。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第三黨領袖章伯鈞先生說：「全國人民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對內戰的。」（戴指

斥內戰的發動者道：「由於有些人把國家的政權當作黨派的政治權力、沒有看到全國人民的死活、沒有看到國家生存的前途。」並警告世界說：「中國如若內部不和平、不統一、那麼世界的和平問題也就受到嚴重的威脅。至若國內有冒險好戰的份子、想把國內戰爭發展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危險可鄙的陰謀。」他斷言：「這種陰謀的結果一定是失敗的。」

「再生」雜誌的主持人之一——孫寶毅先生斥責國民黨當局以「剿共」而進行內戰的罪行說：「所謂『剿共』、亦不過是消滅異黨的代名詞而已。每一個民主國家裏都有所謂『異黨』、如果不容許『異黨』存在、就成為法西斯國家了；法西斯國家正是這次世界大戰所欲打倒的對象。」他對於某些認為政黨擁有軍隊、乃使戰爭演為內戰的意見批評道：「中國的情形有些不同、有軍隊的政黨可以辯護道：『中國根本非民主、如果我們沒有軍隊、我們早已被消滅了。』他的意見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化、因為政治民主化以後、國家才是屬於全體的、不是屬於部份的。』

黃炎培先生沉痛的喊出：「千言萬語併做一句、我們必須救救苦戰八年的老百姓、救救家破人亡沒有父母的孤兒、沒有丈夫的寡婦們等等、讓他們得到起碼的生存、讓他們喘一口氣來延續一條將死還沒有死的殘餘性命。」

大雜誌聯合增刊裏載了俞頌華（國訊）、華盛堯（新中華）、陳伯康（東方雜誌）、蕭陶（中學生）、陳伯伯（文匯）諸先生的要求制止內戰的文章、和重慶二七家新誌呼籲不要內戰的宣言。

民主同盟的刊物「民主星期刊」第七期社論中斥責國民黨當局：「不應以『剿匪』、鎮

路等名義、強留國軍隊以自損國家主權。」在同期民主星期刊上、翦伯贊先生明白指出內戰發動者：「戰事發生在解州區、一方面靠敵偽守據城鎮、一方面靠雜牌隊伍開路先鋒、另一方面憑藉美軍陸軍陸軍平津控制交通、此外集中八十萬左右的大軍向冀魯推進、這樣誰進攻誰的問題不是有目共觀麼！」

柳亞子先生於紀念孫中山誕辰之日（十一月十二日）力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認爲這和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絕對不相容的。在十年「剿共」內戰和八年抗戰以後、民生凋敝、元氣摧殘、全國人心都渴望和平建國、而偏有自稱繼承總理衣鉢的人、在那兒勾結敵偽、對邊區和解放區作大規模屠殺、我想總理在天之靈也應該赫然震怒的。」

大後方民主人士、對國民黨反動派製造內戰的斥責、不僅說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還受了大後方（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堅決反對、而且也說明了：東北人民武裝保衛和平、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

（重慶消息）

紀念「一二九」在重慶

重慶通訊

「一二九」十週年紀重慶成千上萬的學生工人、店員和新聞從業員、軍人、聲援昆明師生反內戰運動、在長安寺舉行了三天沉痛而又昂的羣衆大會（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難師生大會）

第一天就有一千多人參加，很多人在早晨八點鐘以前趕到會場，整個會場擠得一點空兒都沒有，會場外也站着許多人。主祭人沈鈞儒先生、主祭團包括、柳亞子、郭沫若、何公翰、鄧初民、張東蓀，羅隆基、史良、章乃器諸先生。哀悼歌呼出前每個人悲憤的心情，為被難師生默悼三分鐘全場鴉雀無聲，每個人的心在跳動許多人熱淚盈眶。郭沫若先生慷慨雄壯的朗讀「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難師生哀辭」，接着讓復旦十餘團體六百名師生代表的祭文。沈鈞儒先生發表壯烈演說他說：反對內戰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昆明師生為反對內戰而作英勇的犧牲，我們都要跟着他們走。

第二位演講者鄧初民先生問道：「抗戰是誰領導的？是中國的學生和人民是「一二九」學生運動奠定了抗戰勝利的基礎、今天勝利了、勝利的果實、應該屬於誰？應該屬於中國的學生和人民。」關於內戰他說：「是誰先放第一槍？「一二一」的慘案等於不打自招？誰鎮壓學生的反對內戰、誰就是內戰的發動者。」（掌聲如雷）先生激動的說：「歷史是無私的、反動派自觸人民的怒火、我們今天不哭了、我們要用血汗去奮鬥。」

柳亞子先生一上去就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只高呼：我們要為死者復仇！為生者爭民主！從前留俄的西南聯大老教授羅隆基先生說：死難的于再先生和同學都是我的相識、他極其沉痛的說：「我目前就彷彿見于再先生的受難和死難同學、剗了一刀又一刀。我也彷彿見四口棺材和血衣」接着大聲說。「大家要特別注意、大批軍隊入學校去殺人、在中華民國這還是第一次、在北洋時代還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概、現在的手段比過去更下流和無恥、今天竟然有通訊社在企圖混淆視聽。」他接着說：「我們要求懲辦兇手不能再像過去。」

一樣把兇手調開做更大的事，我們要求人民集會、信仰、言論、出版等自由、要有確實的保障。今天做死人容易、做活人却難，我們常聽到地獄裏有思想統制、有特務份子、今天這個世界比地獄還黑暗」但羅先生又說：「我們今天與其說是對被難師生開追悼會，不要說是對未亡者開追悼會，（竊竊吼聲）他更有力的指出：「今天假如我們沒有決心堅持到底讓我們的良心死去、那樣今天也就等於給我們自己開追悼、」他的話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很多人流着淚、由悲憤生長出來堅定。

郭沫若先生朗讀了一首「進步成了機關槍大刀、進步成了手榴彈、孫中山在長嘆、希特勒在喜歡。」（一片掌聲）讀完他大聲說：「人民也進步了、我們相信進步的人民一定會戰勝進步的反動派。」大家高呼：「反對內戰」「反對內戰」「民主萬歲萬歲萬歲」

張東蓀先生第一次對渝市民講話、他說：「仗是打勝了、可見民主呢還遠得很、想到那些死在敵人牢獄中的人們、能不痛心？我們只有活一天就為民主奮鬥一天。」

大會一致通過了慰問死難師生家屬的唁電決定要求公平審判禍首、發起公葬四烈士建立民主戰士紀念碑、要求賠償損失、確定信仰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提議募捐等五案、並決定繼續於十、十一兩日舉行各界的公祭。

在第二、三兩天裏往祭者有：反內戰聯合會、中國婦女聯誼會、救國會、第三黨中央幹事會、國社團、中央委員會、中華論壇社、民主同盟、生活教育社、育才學校等各個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政治文化出版團體以及工人軍人婦女。董必武、王若飛等同志、亦親往致祭。悼念者帶着花圈輓聯與悲憤的心情、一起不斷的走向長安寺、無數的悼辭祭文輓文呼出悲

憤的反內戰爭民主的吼聲。張瀾、梁漱溟、張東蓀三先生的輓聯「反內戰而犧牲造成痛史、試想中國之命運能不痛心」賈炎培先生「學生在學校裏座談、暴徒在羣衆中擲彈、是誰爲令、×中兇手。高等學府何等尊嚴青年生命何等可憐。請××看自己良心×生（查兇手、審兇手。兇手自問自答無恥。同胞哭同胞、同胞流血流汗傷心。）電力公司一百八十工友：「好狠心對付學生、槍彈炸彈雙管齊下、狗特務奉行惡旨、與世凱異曲同工」羣學「以學生作仇，以人民作敵、屠殺不遺餘力。與敵寇爲友、與漢奸爲朋寬容唯恐不週、何人迷夢一統千秋歷史。重慶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悲憤萬狀地致祭道：「願與諸君相約於長安寺（開自由花）首必嚴厲懲罰自相殘殺之罪魁、內戰必力求制止、實現中國之民主、剷除中國之法西斯」從九日大會起掀開募捐熱潮二天募得一百五十萬圓以上其中有抗屬有兒童有職業婦女自勸募集了十一萬、很多窮苦者罄其所有的掏出幾百幾千圓來、重慶反內戰渴望和平的人民、已在熱烈的伸出他們粗大的手向着反內戰爲民主而戰鬪的兄弟握手。

成都紀念一二九

▲成都通訊▼

成都各大中學生於「一二九」紀念日舉行追悼昆明被屠殺師生的大會、並遊行示威、同時成立援昆反內戰聯合會、及聯合文化界發出聲援函件。

成都學生在國民黨封鎖下得知昆明慘案消息後、無憤怒和沸騰起來。本月初就先後發出

各大學團體和學術團體慰問與宣誓，支持昆明反內戰同學的函件，所有學生的壁報，畫刊一致致電援手聲援，六日晚燕大演出「芳草天涯」，當場川大、華大同學提議成立「成都中華學生反內戰同學會」得到一致贊同，於七日組織成立。學生們並積極進行示威。

「一二九」長九路在遊行之前，川大、華大、華西協中、金大、金女大、齊大等校四千多學生和教授，在華西教育學院廣場舉行悲壯的追悼大會。一個女同學沉重的讀着悼詞說：「你們的死換來了全中國鬪爭的勇氣，你們的血替我們引了路，我們要以全生的精力向黑暗宣戰，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聯大住成都的校友在寫着「未死的人」的白旗下，走出來悲憤的報告昆明師生反內戰與被屠殺的真象，並憤怒的說：「一手遮盡天下耳目決辦不到，我們要喊出來向青年們和社會人士呼籲。為死傷同學聲援為反內戰奮鬥到底」學生歡迎的基督教友吳輝宗教授指出。昆明師生反內戰行動是正確而公正的，於正義之所在，不要因為被利用的造謠而却步。警告屠殺者說：這是完全違反人性的，但殘力決不能阻止反內戰與和平民主的時代潮流。川大教授同席表示：反動派舉行呼籲青年繼承「一二九」精神「為反對內戰為和平民主的奮鬥而奮鬥」。激昂的口號和掌聲從頭到尾的響徹廣場。

×十多的大遊行，緊張的從街上展開。經南門、東大街、陵市口、東御街、西御街一直。小坡公園許多教授和外籍教授如文幼章、夏德生等，都參加了學生們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嚴懲禍首李宗黃、顧祝同」「擁護昆明同學」「打倒特務」「保障人身自由」「一二九精神不死」沿途並進行宣傳和募捐，女同學們也不辭辛勞的奔走。

無數的市民激動了，無數市民加入到示威行列，一個黃包車夫喊出：「中國人打中國人，氣死人！」一個老太婆問：「打內戰抽壯丁嗎？」學生回答「當然囉，她喊了出來，」內戰打不得，一打大家就完了」。路上孩子們一面跟着唱「停止內戰」之歌，一面拾起寫剩的粉筆頭，也在到處寫上「反對內戰」四個大字，無數的人慷慨的拿出錢來，一次募得四萬元。在更大的街邊有一隊士兵，學生高呼「愛國軍人不打內戰」，在國民黨中央社前羣衆又怒吼起來「中央社拿出良心來」門裏却沒了一絲氣息，經過美國新聞處幾個外國人從窗子探出頭來，學生又高呼道：「請美軍退出華北，不干涉中國內政！」

到了小城公園國友會友人××章教授，在掌聲中走上台感動的說：「羅斯福總統決定租借法案是爲了實現人類四大自由，不懂得四大自由精神的人，根本就不配使用租借物資和武器。中國應該民主，真正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能在世界生存、才配使用租借法案。」齊大一個同學響亮的說：「這次遊行決不是運動的結束，而是他的開始」提議各校組織聯合機構，從團結奮鬥中爭取勝利，得到全場贊成。

這一天成都學生援昆反內戰聯合會發出宣言，認爲反內戰是人民的聲音和勝利，并號召各界反對內戰與反對一切專制暴行，要求國民黨當局懲辦禍首，撫卹死傷，確保人身、言論、集會等自由。在援昆的運動裏，基督教五大學女生、三八讀書會及各學校四十多學術團體和學生會，聯合當地文化界！青年團地社，平原詩社等五十多個團體，慰問和聲援昆明戰友，力斥反動派暴行是挑動內戰、屠殺同胞的「不打自招」，呼籲全國同學同胞展開爲人民爲國家的反內戰的英勇鬥爭。沉痛的引着「一二九」運動時的「那裏能够放下一張安靜書桌

」的句子說：「今天並沒有安樂，也沒有平靜，遊行正是爲了爭取到有安樂平靜的環境。」

我們決不退下

△重慶通訊▽

「我們決不退下」、這就是「一二·一」慘案發生後昆明學生們對於國民黨當局的無恥屠殺的堅決而響亮的回答。

十一月一日黃昏、被難同學的遺體在暮色蒼茫中由同學們抬回學校停在聯大圖書館的閱覽室中。這時已是下午六時了、黯淡的燈光冷清地照着躺在帆布床上的死者、他們雖然死了、却還睜大了眼睛。往日他們在這裏讀書、就是這天清早、他們還在這裏緊張的工作、但是現在他們却靜靜地躺在這裏、永遠不會起來和大家在一起工作了。同學們有的泣不成聲、有的沉默不語、這一晚上哭聲傳遍各學校裏、眼淚含在每個人的眼內、憤火燃燒在每個人的心中。（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一日）、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每個人的心裏，都立下誓言：「我們不能讓你們白死：」「我們決不退下。」

次日、在罷聯會出版的「罷聯通訊」上、便登載了一篇題名「我們決不退下」的宣言、上面寫道：

「爲了內戰的日漸擴大爲了人民生活的日漸困難爲了基本自由的喪失我們昆明卅二個大中學罷課了。我們都是學生、沒有權勢也沒有槍杆、但我們對於國家對於人民的事却不能不